诗意人生

□霜 凝

我从小喜欢诗书画、文史哲。诗，写过古体、旧体、新体，既写诗，也填词。算起来也有几千首吧，但大多随涂随丢了。退休后有了闲暇，找到300多首，主要是近几年新作，承蒙作家出版社抬爱，出版了《霜凝诗词选》，贺敬之先生题写书名，叶嘉莹、郑欣淼先生为之作序，自是非常感谢。

我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诗作是1966年不满12岁时写的《闾山》：“期期心相闻，今日觉尤亲。峰上松烟霭，阶前草碧茵。石棚飞瀑泻，海寺白云真。恨见时虽晚，闾山有后人。”但坦白交代当时并不懂什么平水韵，原作是这样的：“期期早相闻，今朝始登临。山上松似烟，岭下草如茵。石棚泻飞瀑，海寺拂流云。相识恨见晚，枉为闾山人。”平水韵这首是后来修改的。

我虽喜欢诗书画、文史哲，但命运弄人，却从事了一辈子金融工作。说来话长，起因是1978年恢复高考，我时任一家工厂的宣传干事、党办秘书。当时文科高考共五门：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。按说政治题对我是小菜一碟，二十几分钟就答完了。但当时没好意思立即交卷退场，第一遍的试卷觉得有些潦草，索性就又抄了一遍。抄了不到一半，已经过去一个小时。当时不知哪根神经作用，觉得可以退场了，就没再继续往下抄。退场时规定卷纸不准带出，两张券纸就都留在了考场。结果一张判了90多分，一张判了40多分，按40多分的试卷计算了总分，并被当时的辽宁财经学院今天的东北财经大学录取了。当时允许查分，经查发现了少计四十多分，经向招生办交涉，承认了计分有误，但当时录取已经结束，征询个人意见，如果不愿意被录取可以明年再考。事已至此，就这样走进了财经院校，毕业又被分到基层银行，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处级干部，四十几岁又从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调到总行，把当时央行货币政策、支付服务、金融监管三大职能的司局长全干了一遍后，又成为了中国银监会的副主席。在此期间，别人眼里已是时代的宠儿了，自己当然也是心满意足，唯有一憾就是自己的所爱不敢拿到台面，怕被说为不务正业。但兴之所至按捺不住，业余也创作了不少。200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。我们这一代人对周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。那天早上，大概四五点钟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突然惊醒，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。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。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。我突然发现，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，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。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，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，怀念，怀念，无尽的怀念；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，止不住，止不住，无论如何也止不住……我就一口气写下了这首长诗《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》（附后）。

这首诗传播很广，很多微信公众号都是10万加。最近手机的一个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，偶然在北海公园还拍到一位老人向游客朗诵这首诗。看到这条微信我当然也十分欣慰和感动。这是后话。

2007年光大集团资不抵债濒临破产，中央派我去救火，出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。中央的决定我必须服从，但个中苦衷唯有自己知晓。按照当时业界的普遍说法是光大“改革找死，不改革等死”，谁去都是“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”。本来原来工作正顺风顺水，突遇此变，一首《沁园春·三峡大坝泄洪有感》，很能说明当时的复杂心情：

呼啸西来，盖地铺天，万里马嘶。却横天一坝，迎头矗立。忽闻四面，故楚歌吹。末路英雄，佳人相对，垓下凄凄泪别离。抬双眼，任平湖如镜，忍做催眉。

说人且莫伤悲。昔勾践柴薪尝胆时。聚江东子弟，西陵解锁，千堆白雪，大浪如狮。落叶西风，旌旗漫卷，横扫荆襄事可期。凭韬悔，若包羞忍耻，便是新碑。

到光大集团工作后，真正使我彻底想通的还是那首《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》和周恩来精神——顾全大局、忍辱负重。思想通了，一通百通。到我2017年退休时，光大集团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。当时的一首《相见欢·梦中秋》，就是自己个人的内心独白：

恍惚一梦床头，又中秋，十载圆缺多少喜和忧？

夜难寐，婵娟泪，未空流。堪慰终圆顶上小银钩。

退下来后，我的上述个人爱好也从“隐蔽战线”转入公开战线了。家中小院有个篮球架，偶尔投投篮，写了一首七绝：“未到中秋月不圆，婵娟寂寞有谁怜。廉颇小试仍能饭，一路扶摇上九天。”晚上家中茄子黄瓜就小酒，也吟上一首“翡翠黄瓜碧绿光，仙茄紫气百回肠。银丸圣薯红须麦，金酱琼浆玉液香。”体检指标正常，更是高兴地唱出“莫笑当年楚女痴，春风吹瘦柳条枝。老身几度频重组，飞燕廉颇未可知。”

我诗词创作的体会，第一，诗言志，诗是生活的产物，更是内心的表达。庚子春突发新冠疫情，我写了100多首旧体诗词，《忧全球疫情》写到“频传羽檄小球危，独锁家门面壁痴。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遍相思。云缠高阁天来赋，雨打西墙地落词。砖石生情忧作句，一楼土木一楼诗。”一首《渔家傲》还写到“霪雨绵绵天裂缝，残烟缥缈熏风动。最是今年阡陌痛。瘟神弄，桑麻惆怅人沉重。四海疫劄悲与共，玉盘恰似相思洞。心事一楼谁寄送。愁难控，耕云锄月忧心种。”另一首《庚子惊蛰》写到“惊蛰春风笼万家，山披阳气水披纱。雷行天裂江吞雨，耜走田开垅吐芽。新柳将飘新柳絮，老杨欲放老杨花。不知何日龟蛇醒，云梦湖边共晚霞。”武汉解禁时，又写了一首：“大湖襟抱向天开，地展星罗十万枚。华夏一盘同布阵，荆襄千里共驱灾。连波楚水西江溯，接脉巫山北岭来。云泽唏嘘情一盏，龟蛇泪雨祭三杯。”没有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，是写不出这些作品的。

第二，诗是诗人的不吐不快，诗人一定要有真性情。苏东坡因乌台诗案，曾发誓不再写诗，可本性难移，一出乌台，就吟了一首“百日归期恰及春，余年乐事最关身，出门便旋风吹面，走马联翩鹊啅人。却对酒杯浑似梦，试拈诗笔已如神。此灾何必深追咎，窃禄从来岂有因。”苏东坡就是苏东坡。他的真性情就决定了他一定要一吐为快。反过来讲，没有真性情，就写不出好诗。苏东坡因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、“报道先生春睡美”，而遭嫉一贬再贬。我为他写了一首《读苏轼〈纵笔〉诗》“愈是才高愈是痴，道人好意谪人悲。藤床小阁依然睡，只管听钟莫写诗。”他如果只啖荔枝只爱春睡，不去写诗，也没人会再想到他。可苏东坡就这个秉性。只是我们现在同苏东坡的时代不同了。这是诗人的大幸。

第三，诗书画一体，可以打通，打通后是可以互为促进的。书法挥毫的同时，我吟出“斗室苍茫起紫烟，心河九曲任蜿蜒。毫锥裂岸雷霆滚，尺素崩涛赤电穿。志在八荒无酒醉，神充五内有人颠。游魂已附龙蛇去，不记霜凝不记年。”泼墨丹青我也写了很多诗词，特别是我近年迷上了抽象绘画，我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美，艺术特别是抽象艺术，是人类共通的精神语言。这种美可以打破宗教和各种文化差异的边界，为人类共同接受。 如果一般艺术由于阶级、种族、宗教的原因难以被人类共同认同，那么艺术中的抽象艺术，可以把人们从阶级、种族、宗教等各自不同的具象外化之中抽出来，抽出人类共性的真善美，抽出人类的心中之象，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。我的抽象绘画分为反皴画法为主的宇宙万象系列、泼皴折流画法为主的知白守黑系列、泼染画法为主的大美自然系列、皴擦画法为主的现代抽象系列等。我自以为之所以迷上了抽象绘画，与我的诗词爱好有很大关系。

诗有诗源、诗魂、诗容。上面说的诗是生活的产物就是诗源，诗言志就是诗魂。诗容，我以为可以包括三个方面。一是韵律。我以为如果不讲韵律便不成其为诗，或可称为散文。二是旧体的平仄、对仗、押韵。既然是旧体，既然冠以绝、律、词牌，就要严格按平水韵，词林正韵的要求去规范。旧体当然也可以用新韵，但要标注为好。三是赋比兴。赋是铺陈叙事，比是比喻、类比，兴是托物言志。对于诗容的平仄对仗押韵，我以为既要知律依律，也要在关键处不为律所缚。如苏东坡的《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，将五、四、四断句写出“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。后人王国维评论此词才情境界凌驾原唱之上，同侪晁补之称“居士词横放杰出，自是曲子缚不住者”。清人赵翼云：“李杜诗篇万古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这种知律依律前提下的关键处极例又不为律所缚，使苏东坡能跳出词浅吟低唱的条条框框，自开一派。

当年霜降时节，我写了一首“离雁声声翅未收，凭空抖落一天秋。公平最是霜天降，地上谁家不白头。”白头，是自然规律。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”但白头绝不是消极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提出“诗意的人生”。白头，通过诗意人生可以重新染就。

末了，我想借《霜凝诗词选》的出版，借这篇小文，祝所有人都能过上——诗意人生。

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

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晨和泪而作

□霜凝（唐双宁）

料得年年断肠日，
定是岁岁一月八。
今日人人肠更断，
总理一去三十年。
今日断肠更断魂，
三十年来不归人。
三十年来挥不去，
唯有总理长相忆。
长忆总理在身前，
三十年来不曾眠。
长忆神州十亿心，
十亿人心谁最亲？
十亿人心忆总理，
长忆绵绵谁堪比？
十亿人心忆恩来，
长忆悠悠悲满怀。
最忆当年痛失声，
神魂无主大厦倾。
最忆当年乐低迴，
神州无人不泪垂。
最忆十里长安街，
长街作证花如雪。
最忆当年天安门，
宫门广场悲歌吟。
三十年来问青山，
告我周公在哪边？
国土九百六十万，
周公骨灰都不见。
三十年来问大地，
谁说总理无儿女？
十亿人民十亿心，
都是总理好儿孙。
三十年来问大海，
总理胸襟有多深？
总理胸襟海样深，
多少委屈暗自吞。
三十年来问高天，
世上何者盖昆仑？
总理肝胆高入云，
昆仑也要让伟人。
三十年后遍金银，
总理身后无分文。
三十年后锦罗缎，
总理旧衣谁来换？
二十七年好总理，
功名利禄不见你。
二十七年西花厅，
西厅灯火代代明。
七十八年寿多少，
寿命自有人心晓。
七十八年寿比山，
青山此时亦无言。
青山尚有崩塌时，
君逝犹生万万年。
万年万物皆可迷，
唯有人心不可欺。
人心自有人心力，
欺人心者终被弃。
十亿人心一杆秤，
唯有人格最可称。
十亿人心称有无，
总理英魂天地留。
天地沧桑皆尘土，
世上何人称不朽？
不朽二字是精神，
独把不朽留与君。
黄河长江有尽时，
总理精神无穷尽。
泰岱华岳松不老，
总理精神华夏根。
三忆总理杯高举，
杯倾都做泪如雨。
三忆总理泪长流，
流到天涯无尽头。
三哭总理肝肠断，
夜半茫茫都不见。
三哭总理已无泪，
夜半独自向天跪。
夜半三哭周总理，
双宁长跪不敢起。
长跪长将心自扪，
唯将此心对天陈。
长跪长哭不能语，
对天唯念好总理。
苍天可知我心恸？
夜夜枕上相迎送。
苍天可知我心悲？
寒衾伴我梦里追。
苍天可曾知我心？
我心耿耿对星云。
苍天可曾知我意？
我对孤灯长相泣。
哭问苍天意如何？
我替君死伟人活。
君活我死终无憾，
吾侪了却此心愿。
君不能活我亦去，
君不能活我不还。
与君一同上九天，
与君九天月里眠。
九天同眠年复年，
年年与君长相伴。
年年与君长相伴，
相伴直到九天九地都不见，
相伴直到九天九地都不见……

百年一瞬 铭记沧桑

——《百年沧桑》创作谈

□商泽军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，作为新时代精神的诗歌，自然对新时代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。自《诗经》楚辞起，中国诗歌有自己的传统基因，家国情怀、江山社稷，一直是诗歌的主题；虽然近百年新文化运动后，中国的诗歌形态变了，从旧体的格律的，转向了新体的、自由的。但是中国诗歌接受了新的营养，使它变得更加自由、更加贴近时代。看五四时期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就明白，他诗歌里表现的是五四时期，那种冲破一切旧的势力、封建道统、三纲五常、枷锁镣铐的狂飙的精神，是自由、科学、民主，五四时候的诗歌，是时代的喉舌，是时代精神的代言。那时的诗歌就是从半文半白中走出，那自由的诗行，就是五四的自由精神。而抗战时期的街头诗，更是对鼓舞民众、揭露敌寇的罪恶起到军号战鼓的作用，我喜欢诗人艾青的《火把》《吹号者》《他死在第二次》，更是诗歌史和抗战史上的丰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《雷锋之歌》《青纱帐甘蔗林》，以及食指的《相信未来》等一大批诗歌，莫不是对时代的回应。对我个人来讲，我一直信奉，诗歌是诗的，个人的，也是时代的，社会的，诗人不能独立于时代和社会之外。随着阅历的丰富，我更加相信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：“自登朝来，年齿渐长，阅事渐多，每与人言，多询时务，每读书史，多求理道，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诗歌除掉个人的喜怒哀乐，更应回应时代，承担起时代之使命和责任，从屈原到杜甫，到龚自珍，这些诗人，无一不是从情感和思想上，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，在国运不昌时候，探索救国救亡之路，讴歌光明鞭挞黑暗，唤醒民众，歌赞进步。从我的阅读史和创作史，我是这些诗人的学生，这些诗人的血液也一样流淌在我的血液中，这就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当这片土地受到伤害，就像我自己受到了伤害，当这片土地收获了成功，就是我自己收获了成功。当孔繁森牺牲的时候，我写下长诗，怀念这位曾帮助我办文学社的三哥，歌赞他的质朴，他的三次进藏；当1998年夏季大洪水肆虐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到了长江的堤坝，自身感受那些军人的血肉之躯对抗百年不遇的洪水；当五环的旗帜飘扬在北京上空的时候，我的笔也没有缺席。我知道，我的诗歌是和这个时代互相塑造的，时代是我诗歌的根脉，我的诗歌，是时代的回响，所以，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，我首先在脑海里回旋的是回望来时路，这百年的沧桑，从几十个人到9500多万，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凝聚，又是什么信念，把他们聚合在一起？我曾到过一大的会址，也曾漫步在南湖，曾驻足南昌城头，也曾重走长征路。在这个百年纪念来临的时候，这一切，都如燃料在我心中燃烧。我知道，时间是有分量的，一个政党，百年来，不忘初心时时在前行。从百年前的那个热血青年，从走上街头，为民族的未来奔走呼号，到十字街头到安源煤矿，到百姓的田间地头和炕头，宣传奋起抗争、改变命运；到民族危亡，在延安窑洞、太行山上、林海雪原，有多少党的儿女，为国捐躯；在和平年代，在两弹一星的行列里，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，又有多少故事，被这群优秀的儿女演绎。百年，是一个时间的概念，也是反思、记录、铭刻的日子。记录的方式很多，作为一个诗人，更应该用诗行来铭记、来雕刻。我决定，用长诗的方式，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，用一个个的点，来反映一条红色脉线，来反映这个大体量的伟大征程。为了避免粗糙化、脸谱化，我选用一些细节，为避免同一题材的撞车，我在情感、哲理、形式等方面，浸泡我的题材，为了反映这宏伟的100年，我选择高亢和委婉的谐和，来扩大诗歌的张力。无疑，红色题材，是一个个作家熟悉的题材，如何在这些题材里出新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。这里面既有写什么的问题，更有怎么写的问题。我最大的苦恼和思考的突破，就是如何避免这类题材的同质化，要写，就写出一个别样的百年沧桑，写出一部提气、提劲、能立住脚的作品，这样，才与这百年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相匹配。党的百年史是一个富矿，当写作的时候，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写，而是土地，而是江河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诉说，在歌唱。那些奔腾的血、那些抗争不屈的灵魂，那些从《新青年》走出的年轻的身躯；那些船工们，那些船长们，那些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，那些呐喊，好像都一起奔涌到我的心底、眼前、笔端。我觉得，创作好的新时代诗歌，也是经过心灵浸泡，经过思考，然后情感和灵感的大爆发，犹如地下涌动的岩浆，有了一个突破口，一个契机，就一下子爆发了。这个契机，可以说是时间的节点，这100年的长度的节点，但这些积累，却是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。没有什么一蹴而就，有的是平时的汗水、体验、阅读、思考。所谓的得之在俄顷，积之在平日。在诗歌里，我努力反映一种精神，一种魂魄，这里面有对一个政党百年的回顾，更多的是这个政党与民族和人民的联系，写下了那些对民族尊严的探索，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奋斗。诗歌里的精神，不仅仅是诗歌的，它比诗歌大，它是百年的历史沧桑，它是一个政党百年的缩影，如果我的诗歌能达到一点点，那我就知足了。

■书 摘

《北辙南辕》

□陈 枰

伦敦一家婚纱屋里，戴小雨正在试穿婚纱，白色绣花婚纱的长摆在镜头前缓缓落下，露出她身穿婚纱苗条的背影。她的好友沈佩虹铺好婚纱裙摆直起腰，看着镜子里的戴小雨小声说：“这件真配你，可是也太贵了！”戴小雨笃定地说：“我值！”沈佩虹问：“他向你求婚了？”戴小雨有点不自信了：“总有那一天，我试试还不行？”沈佩虹笑了：“谁敢说不行？”

沈佩虹说着，把珍珠花冠戴在戴小雨的头上。这时，放在椅子上的女包里传来电话铃声，戴小雨掏出手机接听。电话里的人说，彭湃突然晕厥，已失去自主呼吸，正在医院抢救。

戴小雨变颜变色，脱了婚纱撒腿就往外跑，不小心带倒了试衣镜，嘭的一声，镜子碎了一地。

手术室里，摆着整齐的手术器械和排列整齐的药品，医生、护士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；手术室外，戴小雨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脑袋低垂，双手抱膝，如同石像一般。

墙上大屏幕里正在进行脑部手术，大量的鲜血涌出来，监视器上血压在下降……

一阵急促奔跑的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戴小雨听见惊恐地抬起头。只见一位英国女护士抱着血浆袋，风一样冲进手术室里。戴小雨立刻起身，跟着护士往里面跑，然而手术室的门“咚”的一声在她面前紧紧地关上。戴小雨的双手按在门上，由于用力，手指关节都泛白了。

手术室里，气氛紧张而凝重。医生说：“抽吸，冲洗。上麻醉药，立即插管推进。”这时，监视器里彭湃的血压和心率缓步上升。医生冷静地说：“明胶海绵。”助手汇报：“室性早搏。”医生说：“开放三路静脉输液。”助手说：“弥散性血管内凝血。”

监视器屏幕上心率和血压成了一条直线，医生用除颤仪电击患者。

似乎有心灵感应，手术室外戴小雨的身体哆嗦了一下，她站起来，眼睛里满是恐惧。手术室的大门依旧关得死死的。

抢救紧张进行着，监视器屏幕上的两条直线出现了波动。助手说：“室颤依然在。”医生说：“再次电击。”

监视器屏幕上的心率和血压逐渐恢复……

窗外，已是夜色沉沉。手术室的大门终于打开，护士推着彭湃出来，他脑袋上缠着绷带，身上插满了管子。戴小雨扑过去用英语问：“他怎么样？”医生回答：“手术难度大，中途心脏停跳一次。”戴小雨听了吓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医生说：“造成他休克的脑部肿瘤，总算彻底清除干净了，还要做切片，判断良性还是恶性。”戴小雨紧张地点点头，什么话都说不出。医生接着说：“他的麻药劲还没过，48小时后才能度过危险期。”

彭湃被送进ICU病房，他一直双眼紧闭处于昏迷当中。戴小雨站在病房外面忧心忡忡地看着彭湃。见医生从病房里面出来，戴小雨问：“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”医生回答：“可能四五天，也有可能时间更长一些。”

戴小雨心情沉重地回到彭湃的家里，黑灯瞎火地呆坐在书房的沙发上。她产生了幻觉，忽然发现空荡荡的写字台前出现了彭湃的背影，他低着脑袋坐在那里工作。彭湃似乎感受到她的目光，扭过头来微微一笑说：“困了回房间去睡，那么躺着脖子不舒服。”戴小雨蜷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说：“懒得动。”彭湃站起身，伸了个懒腰，走到沙发跟前，转过身弯下腰说：“来，我背你。”

戴小雨懒洋洋地坐起来，刚要往彭湃的背上趴。手机铃突然响了，她心中一惊，急忙伸手开灯，眼前空无一人。

手机铃声持续地响着，戴小雨从提包里拿出来彭湃的手机。上面显示有两个未接电话，都是律师事务所打来的，可是手机因锁屏打不开。

经过两天的急救，彭湃已度过危险期转入普通病房。他躺在病床上昏睡，输液架上的药瓶里滴滴答答往下滴着液体。戴小雨黑着两个眼圈坐在病床前，凝视着彭湃发呆。律师事务所又打来电话，一则短信引起了戴小雨的强烈好奇，“遗嘱公证扫描件已经发到信箱，收到后请回复”。

戴小雨拿着熟睡中彭湃的左手，用五根手指挨个试探指纹开锁。试到小指时，手机解锁了。她用彭湃的手机打开了他的信箱，在众多的信件中找到了标着遗嘱公证的文件，页数很多。她想了一下，转发到自己的信箱里，并替彭湃做了回复。

这时，旁边传来彭湃的呻吟声。戴小雨抬起头，惊喜地发现彭湃醒过来了……

戴小雨温柔地给彭湃用湿毛巾擦脸擦手，耐心地一勺勺给他喂稀粥，扶着他在走廊里练习走路。彭湃走得歪歪斜斜的，不小心就会撞在墙上，戴小雨不厌其烦地纠正他的步伐。

在戴小雨的悉心照料下，彭湃恢复得很快，他感慨地说：“丧失记忆前的最后一个画面，是我一下变得很小，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。”戴小雨问：“其间发生了什么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？”彭湃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戴小雨说：“你差一点回不来。”彭湃不以为意地说：“这不是回来了吗。”

这时，医生拿着化验单走进病房说：“化验结果出来了。”彭湃和戴小雨有些紧张地看着他，病房里的气氛很凝重。医生把化验结果递给戴小雨，彭湃问：“什么性质？”医生微笑着说：“良性。”

戴小雨一阵狂喜扑过去，死死地搂住了彭湃，眼泪泉水一样涌出来，彭湃笑着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。

彭湃是个工作狂，身体刚痊愈便急着上班。清晨，他拎着公文包走出公寓大门，回头往自家卧室窗户看，只见戴小雨穿着睡衣，站在窗前向他挥挥手。

彭湃挥手示意，上车离开。

戴小雨回到床上躺下，准备睡个回笼觉。手机叮咚一声响，一条英文短信进来：校庆邀请函已经发到你的信箱，收到请回复。

戴小雨坐起来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进入自己的邮箱，里面有很多没打开的邮件。回复了邀请函后，她开始删除垃圾邮件。

为了提神，戴小雨倒了一杯咖啡，打开了那份“遗嘱”。她边喝咖啡边仔细阅读那份遗嘱，先是眉头蹙起，继而表情由惊愕转为愤怒。

戴小雨再也坐不住了，她换了衣服，走出公寓，失魂落魄地在伦敦街头闲逛，她的身影看上去落寞孤单。

（摘自《北辙南辕》，陈枰著，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）